

# 新出墓誌與唐代崔氏文學家族研究 ——以清河崔融一系為中心的考察

胡可先

浙江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教授

## 摘要

崔氏為唐代的望族，數代擅長文學，堪稱文學世家。新出土文獻中，崔氏墓誌頗多，僅詩人墓誌就有〈崔尚墓誌〉、〈崔翹墓誌〉、〈崔元略墓誌〉、〈崔泰之墓誌〉、〈崔沔墓誌〉、〈崔備墓誌〉及〈崔安潛墓誌〉七方，這對於研究唐代崔氏家族的文學傳承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墓誌又可別為四個族系：崔尚、崔翹、崔安潛屬於崔融一系，為崔氏南祖房；崔泰之與崔備為一系，為崔氏許州鄆陵房；崔元略屬於博陵大房；崔沔屬於博陵二房。論文以崔融一系為討論的重點，從五個方面展開：一、崔氏家族詩人墓誌的出土情況；二、崔尚的文學實績；三、崔翹的文學實績；四、崔安潛的文學實績；五、崔融文學世家的傳承。主要考察崔融一系文學家族的事蹟，與崔融一系和清河崔氏文學家族的關係。

關鍵字：文學家族、唐代、崔氏、新出墓誌

---

通訊作者：胡可先 · Email: [hkxian0888@sina.com](mailto:hkxian0888@sina.com)

收稿日期：2012/06/03；修正日期：2012/08/03；接受日期：2012/08/07。

## 壹、前言

崔氏為唐代的望族，數代擅長文學，堪稱文學世家。<sup>1</sup>新出土文獻中，崔氏墓誌頗多，僅詩人墓誌就有〈崔尚墓誌〉、〈崔翹墓誌〉、〈崔元略墓誌〉、〈崔泰之墓誌〉、〈崔沔墓誌〉、〈崔備墓誌〉及〈崔安潛墓誌〉七方，這對於研究唐代崔氏家族的文學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即如〈崔翹墓誌〉所言：

惟公讀聖人之書，行先王之道，三葉掌誥，一家工文，代宗學府，人稱墨妙。高風雅望，四海具瞻，逸韻清詞，一時特絕，斯可謂文學矣。<sup>2</sup>

又〈崔釋墓誌〉云：「君家世文學，緒業清素。生而俊明，幼而高傑。<sup>3</sup>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鄭州，二曰鄆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而這十房崔氏，前六房屬清河崔氏，後四房屬博陵崔氏。新出土崔氏詩人墓誌，如果再從分支劃分，又可為四個族系：崔尚、崔翹及崔安潛屬於崔融一系，屬崔氏南祖房；崔泰之與崔備為一系，屬於崔氏許州鄆陵房；崔元略屬於博陵大房；崔沔屬於博陵二房。為了論題的集中，本文以崔融一系為討論的重點，揭示崔氏家族的文學創作情況，擬從家族層面，展現唐代文學發展繁榮的一個背景。有關崔氏家族支系的個案研究，美國學者伊沛霞所著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sup>4</sup>對於貴族家庭研究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其重點在於士族特徵的揭示和社會影響的挖掘，故而集中於傳統的歷史學層面。本文則以新出土墓誌為基礎，借助於實證史學的方法，以崔氏南祖房崔融一系為個案，挖掘崔氏家族的文學傳承與文化影響，試圖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徑上也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探討。

<sup>1</sup>【明】胡應麟：《詩藪·外編》記載唐代崔氏一族之文學之盛況云：「唐著姓若崔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崔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為甲族，其盛遂與唐始終。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幹為第一。嗣後達官膺仕，史不絕書。而能詩之士彌眾。他姓遠弗如也。初唐則崔信明、崔融、崔善為、崔日用、崔日知、崔湜、崔液、崔禹錫、崔沔、崔尚、崔翹、崔珪，盛唐則崔顥、崔巨、崔曙、崔興宗、崔泰之、崔宗之、崔國輔、崔敏童及崔惠童；中唐則崔峒、崔琮、崔護、崔膺、崔咸、崔元翰、崔立之、崔鉉、崔群、崔備、崔充、崔子向、崔季卿、崔涯、崔樞、崔嘏、崔郊、崔軒、崔郊、崔滌、崔道融、崔子尚；晚唐則崔魯、崔塗、崔安潛、崔珏、崔總、崔恭、崔庸、崔瑤、崔元範、崔公信、崔璞，女子則崔鶯、崔公遠、崔仲容，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3，174。

<sup>2</sup>書法叢刊編輯部。〈拿雲館美術博物館墓誌選〉，《書法叢刊》，2期（2006），51。

<sup>3</sup>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147。

<sup>4</sup>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貳、崔氏家族詩人墓誌的出土情況

一、〈崔尚墓誌〉，2002年出土於洛陽市伊川縣彭婆鄉萬安山之南，拓本首次揭載於《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

〈崔尚墓誌〉。〈唐故陳王府長史崔府君（尚）誌文〉，從父弟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河男翹撰。唐天寶4年（745年）7月9日卒，同年10月13日葬。楷書，32行，滿行32字。誌石邊長53厘米，厚12厘米。2002年河南洛陽出土。<sup>5</sup>

誌石今藏洛陽師範學院圖書館。

二、〈崔翹墓誌〉拓本首次揭載於《書法叢刊》2006年第2期，原石藏於拿雲美術博物館。但沒有說明出土的時間地點等。〈崔翹妻盧西華墓誌〉亦同時出土，其拓片圖版載於《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並云：

蓋頂蓋。誌、蓋均長五六、寬五六·七厘米。蓋文三行，滿行三字。篆書，誌文二四行，滿行二四字。正書。二〇〇〇年七月伊川縣彭婆鄉許營村北出土。同年七月十九日伊川縣彭婆鄉許營村徵集。現藏千唐誌齋博物館。<sup>6</sup>

二誌參證，可以瞭解〈崔翹墓誌〉的出土時間和地點等信息。

三、〈崔元略墓誌〉拓本載於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唐崔元略夫婦合葬墓〉：

墓誌二合。墓誌一大一小，青石質，方形。誌蓋均為蓋頂形，頂部陰刻篆書，四剝陰線淺刻四神圖案，四側線刻獸首人身寬袍抱笏的十二生肖像。墓主人崔元略誌邊長93.5、厚17.5厘米，誌文楷書42行，滿行43字，共1617字。崔元略夫人李氏誌，高76.5、寬74.5、厚12.5厘米，誌文楷書35行，滿行35字，共1204字。<sup>7</sup>

四、〈崔泰之墓誌〉拓本載於《千唐誌齋藏誌》：

<sup>5</sup>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344-345。

<sup>6</sup>趙根喜、張建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北京市：文物出版社，2008），冊上，219。

<sup>7</sup>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唐崔元略夫婦合葬墓〉，《文物》，2期（2005），55-56。

誌高89厘米、寬88厘米。中書侍郎崔沔文。李迪□[書]。三十三行，行三十七字。隸書。蓋題篆文：『大唐故工戶部尚書贈荊州都督清河郡開國公崔府君墓誌銘』二十五字。<sup>8</sup>

崔泰之夫人〈李氏墓誌〉也同時出土，拓片圖版亦載於《千唐誌齋藏誌》。<sup>9</sup>

五、〈崔沔墓誌〉拓本載於《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

河南洛陽出土，拓片誌陽、陰長與寬均94厘米；蓋長、寬均103厘米，李邕撰，徐珙隸書，蓋篆書。此本為北平圖書館舊藏。<sup>10</sup>

誌石現藏開封市博物館。崔沔妻〈王方大墓誌〉拓本亦載於《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河南洛陽出土。拓片長、寬均72厘米。崔祐甫撰，元至正書。刻于〈崔沔墓誌〉蓋陰。此本為原北平圖書館舊藏。」<sup>11</sup>

六、〈崔備墓誌〉於新近出土，拓本載於《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

誌長六〇、寬六〇厘米。誌文三九行，滿行三九字。正書。四側為牡丹花紋。誌文略有殘損。一九九九年三月洛陽北邙山出土，具體地點不詳。同年三月十八日洛陽徵集。現藏千唐誌齋博物館。<sup>12</sup>

《唐代墓誌彙編》收有〈唐隴西郡夫人墓誌銘〉即崔備夫人墓誌，亦有助於瞭解崔備的事蹟。

七、〈崔安潛墓誌〉拓本載於《洛陽新獲墓誌》：

1913年前後出土於伊川縣鴉嶺鄉胡坡村中。現藏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誌並蓋青石

<sup>8</sup>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藏誌》（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9），630；又載於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洛陽卷，冊9，104；錄文又載於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76-1277。

<sup>9</sup> 河南文物研究所，〈唐隴西郡夫人墓誌銘〉，《千唐誌齋藏誌》，1008。

<sup>10</sup>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27，162；羅振玉（主編）。〈崔沔墓誌跋〉，載於《貞松老人遺稿·貞松未焚稿》，《羅雪堂合集》（杭州市：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第三函，26。

<sup>11</sup>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27，161。

<sup>12</sup> 趙根喜、張建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冊上，265；錄文載於同書，196-197；又載於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2006），323。

質，方形，高寬均八七厘米。蓋蓋頂形，頂陰刻篆書『唐故太子太師太尉清河崔公墓誌銘』四行一六字，頂四角陰線刻寶相花，四邊上刻牡丹一朵，其他三面刻纏枝牡丹四剎刻四神：上玄武、下朱雀、左白虎、右青龍。誌厚一四·五厘米。誌文楷書，五〇行，滿行五〇字，殘存約一五〇〇餘字。因該墓誌出土時間較久，風化剝蝕，上部和左邊數行字跡已不可識。<sup>13</sup>

## 參、崔尚的文學實績

### 一、崔尚的文學創作

崔尚，字庶幾，清河東武城人。久視六年登進士第，<sup>14</sup>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授汜水尉，遷大理評事。歷秘書郎、起居舍人及著作郎。出為竟陵郡太守，轉汝陰郡太守。入為虞部郎中，轉祠部郎中。改信王府司馬，出牧東平郡。又授濟王府司馬，改通川郡太守。授陳王府長史，天寶四載（745年）卒。崔尚詩，《全唐詩》卷108收其〈奉和聖制同二相已下群臣樂遊園宴〉一首。崔尚文，《全唐文》卷304收其〈唐天台山新桐柏觀頌并序〉及〈沁州刺史馮公碑〉兩篇。《洛陽新獲墓誌續編》載有拓本〈唐故滑州匡城縣丞范陽盧府君（醫王）墓誌銘并序〉，署「秘書省校書郎清河崔尚撰」，墓主盧醫王，景龍3年11月2日葬。<sup>15</sup>又拓本〈唐故閩州奉國縣令鄭府君靈誌文〉，署「潁州刺史崔尚撰」，墓主鄭融，開元18年（730年）6月7日葬。<sup>16</sup>又新出土〈故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題署：「著作郎上柱國清河崔尚撰文。」墓主葬於開元12年12月。<sup>17</sup>又新出土〈唐故平原郡太君盧氏合附（祔）之銘〉，題署：「太中大夫前尚書祠部郎中清河崔尚造。」<sup>18</sup>墓主以開元26年5月葬。

〈崔尚墓誌〉記載了崔尚的作詩情況，並錄其詩題一首，詩作一篇，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校理無闕，魚魯則分。作〈初入著作局〉詩十韻。」按其〈初入著作局〉詩十韻，不見傳世，故墓誌記載其詩，對研究崔尚早期詩歌創作，頗為有

<sup>13</sup> 〈崔安潛墓誌〉拓片載於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新獲墓誌》（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6），131，上引文字又載於同書第310頁。

<sup>14</sup> 墓誌未言崔尚登第的具體時間，而【宋】計有功：〈崔尚〉，《唐詩紀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4，210：「尚，登久視六年進士第。」載為久視無六年，此誤。【清】徐松：《登科記考》卷4定於久視元年：「《唐詩紀事》：『尚登久視六年進士第。』按『六』亦『元』字之訛；又杜甫〈壯遊〉：『斯文崔魏徒。』注：『崔鄭州尚。』」（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卷4，153）按，言其久視元年登進士第，亦誤；應是【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16〈壯遊〉詩注引《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所言甚是（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1438。

<sup>15</sup>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等。《洛陽新獲墓誌續編》（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8），85。

<sup>16</sup> 劉健。〈唐閩州奉國縣令鄭融墓誌考釋〉，《書法叢刊》，4期（2003），44。

<sup>17</sup> 按此墓誌2007年3月，偃師博物館收藏，現據拓片錄文。

<sup>18</sup> 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584。

用。墓誌又言：

俄補右補闕。會駕幸溫泉宮，獵騎張惶，雜以塵霧，君上疏直諫，詔賜帛及彩九十匹。獻〈溫泉詩〉，其略曰：『形勝乾坤造，光輝日月臨。願將涓滴助，長此沃堯心。』帝嘉其旨意，賚雜彩三十匹。時錄詩者多，咸稱紙貴。

這首詩是近年出土罕見的唐詩全篇之一，《全唐詩》及《全唐詩補編》均失載。〈崔尚墓誌〉還記載生前有文集傳世：

文集廿卷行于時。君佩服忠義，周旋孝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文章經國，不掌絲綸；名器在躬，未嘗輔弼。

據其流傳與近年出土的詩文來看，其文集20卷，應是詩文合集。但唐宋以後的文獻，並未見到崔尚文集的著錄，推知其集在唐時可能就沒有廣泛流傳。

## 二、崔尚與詩人交遊

據墓誌記載，崔尚在當時文壇具有廣泛的交遊圈，而且所與交遊之人，不少是兼有政治人物與文學人物的雙重身分的，這對他的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其墓誌中所載有以下人物：

### （一）張說

〈崔尚墓誌〉云：「君國子進士高第，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在考功員外郎時，深加賞歎。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張說既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文壇領袖，他詩文兼擅，並與蘇頲並稱「燕許大手筆」。崔尚能得到張說的嘉賞，足見其文學才華是出眾的。

### （二）杜審言、劉憲、沈佺期

〈崔尚墓誌〉云：

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校理無闕，魚魯則分。作〈初入著作局〉詩十韻，深為文公所賞。時有知音京兆杜審言、中山劉憲、吳興沈銓期讚美焉。<sup>19</sup>

<sup>19</sup>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14。此處沈銓期，即初唐大詩人沈佺期。此為石本所見唯一作「銓」者。

又據新出土〈唐故滑州匡城縣丞范陽盧府君（醫王）墓誌銘并序〉，題「秘書省校書郎清河崔尚撰」，墓主遷葬於景龍3年10月2日，其始任秘書省校書郎應在此前，與諸詩人交遊亦在此時或稍前。杜審言、劉憲及沈佺期，都是初唐時期的大詩人，因而該墓誌不僅是研究崔尚文學成就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初唐詩人如杜審言、劉憲、沈佺期等影響的難得資料。

杜審言，字必簡，京兆人。咸亨元年（670年）宋守節榜進士，為隰城尉。坐事貶吉州司戶。武后召還，授著作郎，為修文館學士，卒。《舊唐書》卷190中、《新唐書》卷201有傳。據《唐會要》卷64〈弘文館〉條：

至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徵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為大學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員外郎馬懷素、戶部員外郎宋之問、起居舍人武平一、國子主簿杜審言並為直學士。<sup>20</sup>

又據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sup>21</sup>則崔尚與杜審言交往的時間，應是景龍2年（708年）審言正在修文館學士任上。

劉憲，字元度，中山人。擢進士第，調河南尉，累進左台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構，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為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為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舊唐書》卷190中、《新唐書》卷201有傳。《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載有〈劉憲墓誌〉。<sup>22</sup>《舊傳》云：「俄復入為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sup>23</sup>其與崔尚交遊亦當在景雲初或稍前為太僕少卿兼修文館學士時。

沈佺期，字雲卿，吳興人。上元2年（675年）鄭益榜進士。由協律、考功郎受賂，長流驩州。後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館學士，歷中書舍人。《舊唐書》卷190中、《新唐書》卷202有傳。據前引《唐會要》卷64〈弘文館〉條，景龍2年4月14日，起居郎沈佺期為修文館學士。他與崔尚交遊當即在景龍2年前後為修文館學士時。

### （三）賈昇

〈崔尚墓誌〉：

<sup>20</sup>【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64，1316-1317。

<sup>21</sup>【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241，1078。

<sup>22</sup>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414。

<sup>23</sup>【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卷190中，5016。

無何，外轉竟陵郡太守。俗好墮胎，境多暴虎，下車未幾，虎去風移。時金部郎賈昇廉問，作詩頌美，略云：「育子變頽俗，渡獸旌深恩。」其從政有如此者。

賈昇，《元和姓纂》卷7：「水部郎中賈昇。」<sup>24</sup>《寶刻叢編》卷3引《復齋碑錄》：「〈唐裴觀德政碑〉，唐賈昇撰，僧湛然分書。開元八年立，在峴山。」<sup>25</sup>孟浩然有〈送賈昇主簿之荊府〉詩，<sup>26</sup>又有〈和賈主簿弁九日登峴山〉詩，<sup>27</sup>「弁」蓋即「昇」之訛。賈昇詩，《全唐詩》及《補編》均隻字未存，故此墓誌所錄「育子變頽俗，渡獸旌深恩」二句，可補其闕。同時，作為當時移風易俗的實例，對研究唐詩的社會背景，也非常重要。

#### （四）杜甫

杜甫〈壯遊〉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sup>28</sup>杜甫十四、五歲時，當時為開元13、14年（725、726年）。其時崔尚在鄭州刺史任。<sup>29</sup>崔尚與杜審言、杜甫祖孫均有交往，崔尚詩受到杜審言稱道，崔尚又稱道杜甫詩，可見初盛唐詩人之間相互獎掖的情況。

<sup>24</sup>【唐】林寶：《元和姓纂》（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卷7，1054。

<sup>25</sup>【宋】陳思：《寶刻叢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卷3，58。

<sup>26</sup>佟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9。

<sup>27</sup>同上註，396。

<sup>28</sup>【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16，1438。

<sup>29</sup>【唐】杜甫〈壯遊〉詩稱「崔鄭州尚」，而〈崔尚墓誌〉載其官歷甚詳，並不言其為鄭州刺史，這是我們解讀杜詩的難題。郁賢皓。〈鄭州〉，《唐刺史考全編》，卷53繫崔尚為刺史「約開元十六年」，並云：「按杜甫生於先天元年，十四、五歲即開元十三、四年，時鄭州刺史為源光裕、賈曾，疑崔尚開元十五、六年為鄭刺。」（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690-691。按，郁先生又將魏啟心為豫州刺史繫於約開元13年，同書而前後不相一致，故宜再考。因〈崔尚墓誌〉載崔尚官歷頗為詳盡而又沒有記載任鄭州刺史一職，故筆者推測「崔鄭州」幾個字可能有問題。又誌載其曾「出牧東平郡」，東平郡即鄆州，故疑「鄭州」為「鄆州」形近致誤。據〈崔尚墓誌〉，其牧鄆州在其為祠部郎中之後，據【明】都穆：《金薤琳琅》，卷15：「《唐天臺山桐柏觀頌》，守大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國清河崔尚造，（缺四字）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擇木書。……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士萬惠超等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16-318。而記載新出土〈唐故閬州奉國縣令鄭府君靈誌文〉，題署：「潁州刺史崔尚撰。」出自劉健。〈唐閬州奉國縣令鄭融墓誌考釋〉，《書法叢刊》，4期（2003），44。其中，潁州即崔尚墓誌所言之「汝陰郡」，在其為鄆州刺史之前。另外，據【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16，1438，引鶴曰，〈壯遊〉詩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 肆、崔翹的文學實績

### 一、崔翹的文學創作

崔翹，字明微，清河東武城人。十四明經高第，十六拔萃甲科，補太子右率府鎧曹參軍，徙陳州司戶參軍、右衛鎧曹參軍。授協律郎、魏州錄事參軍，詔授右補闕。轉京兆府司錄參軍事。秩滿，徙太子舍人，遷尚書主爵員外郎。歷水部、虞部、考功、吏部四郎中。拜給事中，擢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尋而黜陟河北，作鎮河東，兼採訪使。入為尚書左丞。擢禮部尚書。天寶九載（750年）卒於洛陽。《舊唐書》卷94及《新唐書》卷177有傳。然甚為簡略。而〈崔翹墓誌〉達一千六百餘字，記載其事蹟非常詳盡。此外，新出土墓誌涉及崔翹者尚有二方：《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七一〈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贊善大夫隴西李府君（肱）墓誌銘并序〉：

除大理司直。時諫議大夫李麟充河西隴右道黜陟使，以公閑練章程，詳明聽斷，乃奏公為判官，佐彼澄清，審於殿最，皇華之選，時論攸歸，復命除本寺丞。東京留守、禮部尚書崔翹又奏為判官，尋遷太子舍人，判官如故。<sup>30</sup>

《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收崔忻〈唐故太廟齋郎崔府君（彥崇）墓誌銘并序〉：「曾祖翹，皇朝禮部尚書東都留守。」<sup>31</sup>崔翹詩，《全唐詩》卷124收〈奉和聖制答張說南出雀鼠谷〉、〈送友人使夷陵〉及〈鄭郎中山亭〉三首。崔翹文，《全唐文》卷328收〈上玄宗尊號表〉、〈請封西嶽紀榮號表〉、〈請封西嶽表〉、〈對家僮視天判〉、〈對伏日出何典憲判〉、〈對縣令不修橋判〉及〈對祭器判〉七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36又收〈五臺山清涼寺碑〉一篇。加以新出土〈崔尚墓誌〉與〈崔偃墓誌〉，<sup>32</sup>崔翹文今存十篇。

### 二、崔翹的文學地位

因崔翹留下的詩文甚少，在墓誌沒有出土之前，他真正的文學地位，並沒有全面的表現。墓誌的出土，為瞭解當時文學家的原生狀態與社會影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從墓誌與現存作品考察，崔翹的文學地位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sup>30</sup>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1721。

<sup>31</sup>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54。

<sup>32</sup>〈崔偃墓誌〉全稱為〈唐故右清道率府倉曹參軍事崔君墓誌銘〉，題署：「族叔虞部郎中翹撰。」墓主葬於開元12年閏12月。該誌拓片載於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506-507。

## （一）改變官場文風

〈崔翹墓誌〉云：

扈從祠汾陰後土。時肆赦海內，公述制立就，朝以為能，於是遞相傳寫。帝用嘉之，乃命為中書舍人、知制誥。

惟爾代擅雕龍，克繼文公之業，爾其稽古是訓，唯才是與。公乃善誘在茲，獎勸在茲，風化天下，文體一變。帝謂有國家來，未之有也。

從墓誌所言及現存的文章來看，所謂「文體一變」指當時的朝廷應用文，即表制之類。今舉其〈請封西嶽表〉為例：

且夫龜龍咸格，天意也；夷夏大同，人事也；時和年豐，太平也；無為清淨，至理也。允應大典，豈謂輕修乎？奉若靈命，安可不為乎？臣等敢冒宸極，重明其義。竊以西嶽華山，實鎮京國，皇虞之所循省，靈仙之所依憑，固可封也。況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臨壇，告陛下長生之錄。發祥作聖，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翦桐為戲，唐叔因是而定封，蓋人君之言，動有成憲，斯事至細，猶不忽也。況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於升平，事未符於琬琰，豈可抑至公於私讓，棄誠信於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辭也。<sup>33</sup>

這段文字，從說理層面看，層層剝繭，步步緊逼，然用語穩健，合情合理，故能打動皇帝；從行文風格說，與唐初朝廷應用文慣用的四六駢體已有所不同，辭雖尚駢，而文氣連貫，一張一弛，放得開，收得攏，又有散體的氣勢，從中透露出文章丕變的端倪。

## （二）展現詩歌實績

崔翹詩僅存三首，故一直沒有引起唐詩研究者的注意，實際上這三首詩，在初唐時也是有所突破之作。三首詩代表三種類型：第一首是應制詩，〈奉和聖制答張說南出雀鼠谷〉，同時應制者還有徐安貞、趙冬曦、蘇晉、梁昇卿、宋璟、張九齡、王光庭、王丘、席豫等。應制詩雖難有佳作，但這一團體唱和也表現了當時詩壇彬彬之盛的局面，而崔翹之所以能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與其所處宜於作詩的朝廷氛圍是密切相關的。第二首是送別

<sup>33</sup>【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328，1469。

詩，〈送友人使夷陵〉：「猿鳴三峽裏，行客舊沾裳。復道從茲去，思君不暫忘。開襟春葉短，分手夏條長。獨有幽庭桂，年年空自芳。」<sup>34</sup>這是一首五言律詩，詩前半抒情，後半寫景，情與景融合無間。末句以物寓情，餘味深遠。第三首是題贈詩，〈鄭郎中山亭〉：「篆筆飛章暇，園亭染翰遊。地奇人境別，事遠俗塵收。書閣山雲起，琴齋澗月留。泉清鱗影見，樹密鳥聲幽。杜馥熏梅雨，荷香送麥秋。無勞置驛騎，文酒可相求。」<sup>35</sup>這是一首五言排律，中間八句重於寫景狀物，尤其是「泉清鱗影見，樹密鳥聲幽」，繪事如見，堪稱佳句。

## 伍、崔安潛的文學實績

### 一、崔安潛的家世傳承

崔安潛，字進之，大中3年（847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為江西觀察使、忠武軍節度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召為太子少師，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官至太子太傅卒。《舊唐書》卷177、《新唐書》卷114有傳。新出土崔就撰有〈唐故□□□□□太子太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清河崔公（安潛）墓誌銘并序〉，<sup>36</sup>可與史傳相互參證。崔安潛為崔翹的曾孫，崔異之孫，崔從之子，墓誌云：

□諱安潛，字延之，其先東武城人也。曾王父諱翹，禮部尚書、東西二京留守，謚曰成。大王父諱異，尚書水部員外郎（下缺）。考諱從，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贈太師，謚曰貞。盛名重德，炳載國史。<sup>37</sup>

又新出土〈唐故通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兵部尚書清河崔公墓誌銘〉，題署：「季弟劍南西川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安潛撰。」誌亦載其世系：

高王父諱融，為唐中書舍人、國子司業，謚曰文公。天后時以德行文章甲天下。大王父諱翹，皇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王父諱異，皇水部員外

<sup>34</sup>【清】曹寅：《全唐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卷124·1230。

<sup>35</sup>同上註。

<sup>36</sup>吳鋼。《全唐文補遺》第六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9），203-205。

<sup>37</sup>同上註·203。

郎、渠州刺史、贈太子太傅。皇考諱從，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贈太師，謚曰貞公。公實太師第三子。<sup>38</sup>

《舊唐書》將安潛附於其兄崔慎由傳，並述其世系云：「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sup>39</sup>《新唐書》則將安潛附於〈崔融傳〉稱：

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成。……曾孫從。<sup>40</sup>

由於崔安潛在唐末官高位重，是著名的政治人物，其文學應該是政治活動的餘事，故而不論是史傳還是墓誌，都側重於記述他的政治活動，而較少述及他的文學活動的。墓誌記載安潛「總角識詞律，癖自口學。及壯，秀麗該博，聲華特甚。甲科撰進士第，釋褐試秘校。」<sup>41</sup>是述及其文學活動的僅有文字。史傳則稱：「安潛于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sup>42</sup>可知其一生是長於吏事的。總體而言，史傳記載安潛事較為簡略，而新出土墓誌記事甚為詳盡，雖有文字缺泐，然亦足以補史之缺。

## 二、崔安潛的文學創作

因為史傳和墓誌記載安潛文學創作的文字較少，故有關他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只能從他書中鉤稽。

崔安潛能詩，王定保《唐摭言》卷9〈表薦及第〉條：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甯中，隨計至三峰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耆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于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sup>43</sup>

<sup>38</sup> 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1078。

<sup>39</sup>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177，4577。

<sup>40</sup>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卷114，4196。

<sup>41</sup> 吳綱，《全唐文補遺》第六輯，203。

<sup>42</sup>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114，4200。

<sup>43</sup> 【唐】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市：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卷9，99。

崔安潛詩散佚殆盡，《唐詩紀事》卷66及《全唐詩》卷597僅收錄其〈報何澤〉詩一首。崔安潛與當時詩人頗有交往，羅鄴有〈鍾陵崔大夫罷鎮攀隨再經匡廬寺宿〉詩，「崔大夫」即崔安潛。詩云：

一拋文戰學從公，兩逐旌旗宿梵宮。酒醒月移窗影畔，夜涼身在水聲中。侯門聚散真如夢，花界登臨轉悟空。明發不堪山下路，幾曾愁雨又愁風。<sup>44</sup>

據《唐摭言》卷2〈爭解元〉條：「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為督郵，鄴因主解試。」<sup>45</sup>又同書卷10〈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條：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為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於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粗疏，鄴才清而絲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sup>46</sup>

是知羅鄴以文受到崔安潛所用而成為江西使府的督郵。

崔安潛亦能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88又收其〈南蠻事奏〉及〈答手詔問南詔和親事奏〉兩篇，又新出土崔安潛撰有〈崔彥沖墓誌〉一篇。<sup>47</sup>崔安潛的〈南蠻事奏〉及〈答手詔問南詔和親事奏〉兩篇，本自《新唐書》本傳，文字簡短，尚不足以窺其整體文學價值，而從崔安潛所撰的〈崔彥沖墓誌銘〉，則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見他的文學才能。該誌全用散文筆法，先敘述其世系，再敘其不樂科第而從調之過程，入官之後，對於其從政過程中之事實，敘述詳明，婉轉妥貼。現舉其中一段以說明：

久之，壽州團練使奏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判官。公推誠用直道，替刺史理，取當期使人而行之，絕私願，不以順悅屑意。嘗有小將為仇誣下獄，得死罪，刺史請公諱決。公視其牘曰：「獄辭疑，必有冤。」即召問，果為吏所迫屈。固爭之，小將因得論不死。已而倉吏供祿廩，主婢持白云：「筐米中覆金器。」乃小將賂吏陰獻公，旦日無人能知者。公大怒，驟告刺史，請歸其器而黜其職。閩郡畏愛，美聲四馳。俄轉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徵拜大理正。華陰縣繫殺人者，尉馬戴訊鞠，獄已具，罪人恃豪富，詣闕陳冤，詔下其事，獄遂變，累歲不能決。公與今興元節度

<sup>44</sup>【清】曹寅：《全唐詩》，卷654，7513。

<sup>45</sup>【唐】王定保：《唐摭言》，卷10，117。

<sup>46</sup>同上註，118。

<sup>47</sup>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1078。

使牛公蔚、故唐枝郎中為三司奉詔雜理御史府，未幾，盡得其情。前鞠獄者位驟顯，又與丞相善，屬誘脅萬計，公恬然獨不撓，謂二公曰：「獄惟理是視，安可以勢動心耶？即禍作，吾自當之。」及上奏，卒獲明白。馬尉遽謝公，公不內。

這段文字，有敘述，有對話，有情節的鋪排，有過程的變化，其涉及到各個階層的多個人物，輕重的安排頗為得當，也是因為這篇墓誌，其兄崔彥沖為御史時清正廉潔品德就透過這些細節表現出來。這樣的墓誌，與唐代頗為流行以四六文句渲染的程式化行文模式迥然不同。崔安潛所撰寫的文章雖僅寥寥三篇，不能完整地梳理出其文章的總體風格，以及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但其詩文兼擅，加以位望甚隆，其對文壇有一定影響，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 陸、崔融文學世家的傳承

### 一、崔融家族文學人物述考

崔融一系的南祖房新出土墓誌，〈崔翹墓誌〉、〈崔尚墓誌〉、〈崔安潛墓誌〉以外，還有〈唐故朝請大夫前太子詹事柱國清河崔公（敬嗣）墓銘并序〉、<sup>48</sup>〈故右拾遺清河崔府君（巖）與滎陽鄭氏夫人合祔墓誌銘并序〉、<sup>49</sup>〈唐故朝散大夫惠陵台令清河崔公（廡）墓誌銘并序〉、<sup>50</sup>〈周故承議郎行洛州永昌縣丞清河崔君（釋）墓誌銘并序〉、<sup>51</sup>《唐太子太保分司東都贈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誌自撰》。<sup>52</sup>崔融先世與後裔大多擅長文學，根據以上墓誌，以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相關文獻，將崔融族系與文學直接相關者，列為圖1，再根據簡表，對崔氏家族文學人物加以考述。

<sup>48</sup>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新獲墓誌》，128。

<sup>49</sup>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2534-2535。

<sup>50</sup>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11。

<sup>51</sup>〈崔釋墓誌〉錄文收於趙振華。〈洛陽新出唐代墓誌研究三題〉，載於《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中國文物研究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冊上，270-271。

<sup>52</sup>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冊2，127。此外如《裴簡亡妻清河崔氏墓誌銘並序》，亦載崔融之世系：「六代祖君實，五代祖懸解，高祖融，曾祖禹錫，皇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公。祖引，皇河東縣尉。父絢，皇進士擢第，中牟縣尉，充易定節度推官。」（參見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冊13，17）《李沖及夫人崔氏合葬墓誌》：「夫人清河崔氏，皇右司郎中融之第三女。」（同前，冊11，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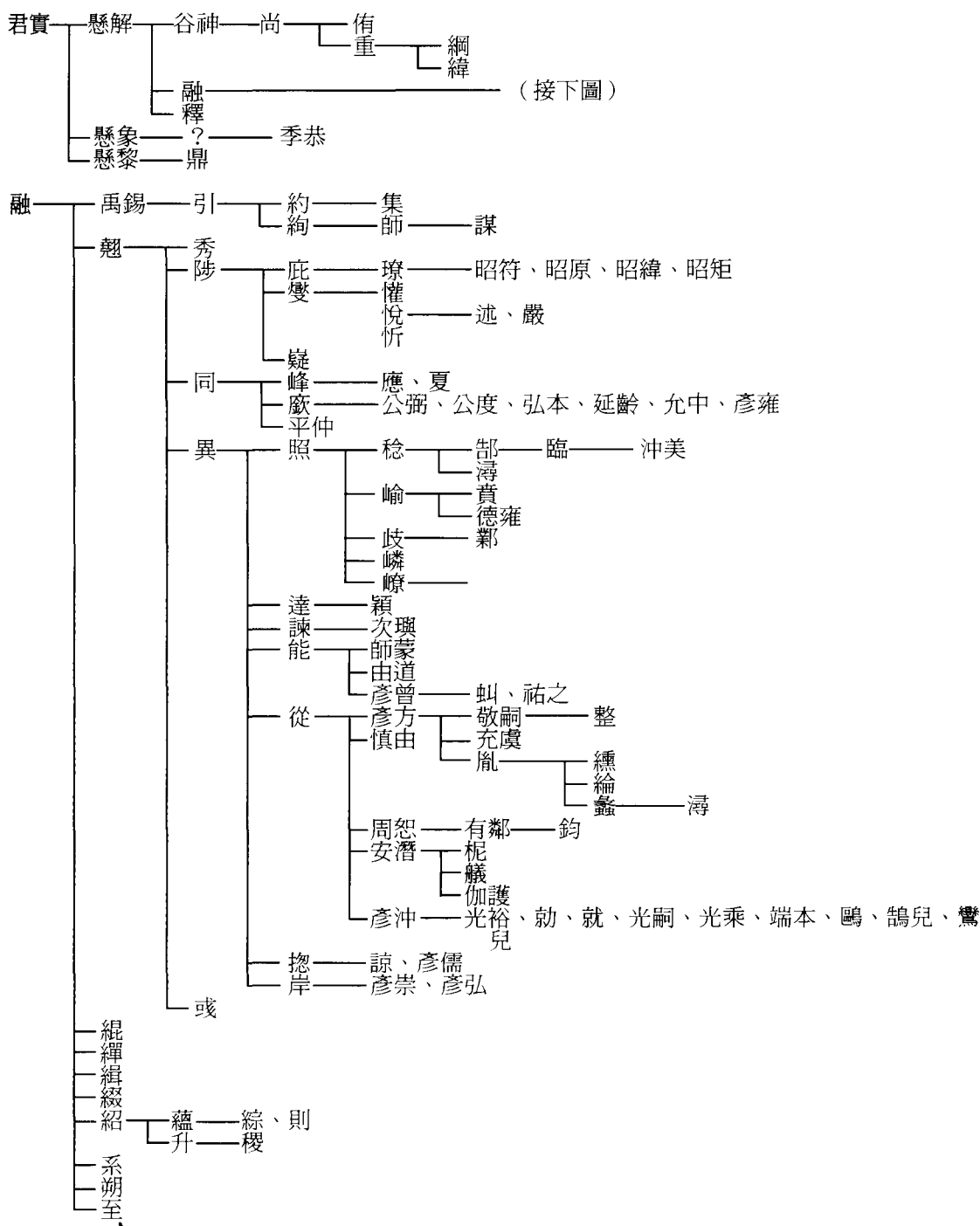


圖 1 唐代清河崔氏家族南祖房世系

### (一) 崔君實

〈崔尚墓誌〉：「曾王父君實，隨射策甲科，唐朝散大夫、許州司馬，文集十卷，藏于秘府。」〈崔翹墓誌〉：「曾祖唐朝請大夫、許州司馬君實。」考《舊唐書·經籍志》下：「《崔君實集》十卷。」<sup>53</sup>《新唐書·藝文志》四亦云：「《崔君實集》十卷。」<sup>54</sup>與墓誌合。然其作品今已不存。

### (二) 崔懸解

〈崔尚墓誌〉：「王父懸解，進士高第，坊州宜君縣丞，文集五卷，行於世。」〈崔翹墓誌〉：「大父坊州宜君縣丞懸解。」《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七三〈（裴簡）亡妻清河崔氏墓誌銘并序〉：「五代祖懸解。」<sup>55</sup>《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不著錄崔懸解文集，蓋其集散佚頗早。

### (三) 崔懸黎

崔君實子，崔融叔父。官主爵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官至桂坊太子司直同國史修撰。《唐文續拾》卷1收其〈龍門西壁阿難像贊〉一篇。新出石刻又有崔懸黎撰〈唐故曹州離狐縣丞蓋府君（蕃）墓誌銘〉，誌云：「桂坊太子司直清河崔懸黎暢之遊款，府君言行，是所欽承，故敬憑為銘。」<sup>56</sup>

### (四) 崔谷神

〈崔尚墓誌〉：「考谷神，制舉高第，陝州河北縣尉，文集三卷。」考《唐會要》卷76〈貢舉〉中：「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第。」<sup>57</sup>《冊府元龜》卷645〈貢舉部〉同。<sup>58</sup>《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不著錄崔谷神文集，蓋其集散佚頗早。

### (五) 崔釋

崔釋為崔融之弟，其墓誌近年於洛陽出土，其文為崔融所撰，題為〈洛州永昌縣丞崔釋墓誌〉，其中有云：

<sup>53</sup>【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47，2073。

<sup>54</sup>【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60，1598。

<sup>55</sup>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1999。

<sup>56</sup>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4），64。

<sup>57</sup>【宋】王溥：《唐會要》，卷76，1641。

<sup>58</sup>【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卷645，7728。

君家世文學，緒業清素。生而俊明，幼而高傑。五歲善嘲謔，七歲能詞章，十一耽經書，十三獵史傳，十五而紛綸博極，流略畢罄矣。……精覈朝政，辯章國體；工於論事上書，善於詞賦議駁。注《周易》、《禮記》、《孝經》、《論語》，撰律曆正朔書，著經史稽疑，嘗有覽楚漢詩，詞氣頓挫，甚為知音所許，庶幾得詩人之風焉。<sup>59</sup>

崔釋文，《文苑英華》載其判文61篇。〈崔釋墓誌〉稱：「友人給事中中山劉憲，言行動天，文章經國，惠此哀銘，情深操誅。」<sup>60</sup>是知銘文為劉憲所撰，序文撰者則未見題款。劉憲是崔釋的友人，又是著名的文學家。《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劉憲集》30卷，《全唐詩》錄其詩27首，《全唐文》錄其文三篇。崔釋44歲即世，尚留下不少文章，又與著名詩人劉憲等友朋相契，可見其當時聲名甚盛。

## （六）崔禹錫

〈崔尚墓誌〉：「公（按指崔融）子中書舍人、知制誥、贈定州刺史貞公禹錫，君之從父兄也。」〈崔翹墓誌〉：「先是公之元兄貞公禹錫為禮部郎，及遷中書舍人，公乃繼入郎署。時從父兄尚為右史，皆盛德美才，齊加朱紱，時人謂為三張兄弟，榮耀當時。」《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七三〈（裴簡）亡妻清河崔氏墓誌銘并序〉：「曾祖禹錫，皇中書舍人。」<sup>61</sup>崔禹錫，字洪範，融之子。登顯慶3年（658年）進士第。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卒贈定州刺史。新、舊《唐書·崔融傳》僅提及：「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sup>62</sup>《全唐詩》卷101收其〈奉和聖制送張說巡邊〉詩一首。此為應制之作，同應制者尚有韓休、許景先、蘇晉、張嘉貞、盧從願、袁暉、王光庭、徐知仁、席豫、賀知章等人。崔禹錫亦能文，宋趙明誠《金石錄》卷7：「〈唐百家巖寺記〉，崔禹錫撰，劉軫行書，天寶七載九月。」<sup>63</sup>

## （七）崔至

〈崔翹墓誌〉題撰人為：「弟朝議郎行右拾遺至撰。」知天寶十載（751年）前後崔至為朝議郎、右拾遺。又《洛陽新獲墓誌續編》載有〈唐故巴州刺史盧公（玄明）墓誌銘并

<sup>59</sup>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147。

<sup>60</sup> 然〈崔釋墓誌〉稱：「余同生四人，義均一體，曾未五十，過半九泉。孰云季兮，先此長夜！」是知撰誌者為崔釋之兄。趙振華以為撰誌者是崔釋之兄崔融，可作參考。參見趙振華。〈洛陽新出唐代墓誌三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冊上，272。

<sup>61</sup>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1999。

<sup>62</sup>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114，4196。

<sup>63</sup> 【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卷7，

序〉，題撰人為：「澤州參軍事清河崔至撰。」<sup>64</sup>墓主以開元21年11月27日葬。《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一二〈□□□大夫太原府少尹上柱國范陽盧君（明遠）墓誌銘并序〉（天寶六載10月19日），題署：「朝議郎行太原府晉陽縣尉崔至撰。」<sup>65</sup>墓主以天寶六載10月19日葬。又《邙洛碑誌三百種》一八五〈唐盧談墓誌〉：「夫人姓盧氏，讀諱談，字德宗，范陽人也。……年十有四，作嬪于崔。」題署：「夫之叔父朝議郎行右拾遺至撰，夫之弟異書。」<sup>66</sup>墓誌天寶十載（751年）6月17日卒，10月21日葬。又〈崔翹妻盧西華墓誌〉，題署：「夫之弟朝議郎行右補闕至撰。」<sup>67</sup>墓主貞元3年遷葬。崔至所撰諸墓誌，均為《全唐文》所未載。

### （八）崔陟

《全唐文》卷947收其〈鴻賦〉及〈鴻漸賦〉兩篇，置於生平事蹟無考卷中。按據〈崔翹墓誌〉，可知崔陟官詹事府司直。崔翹卒于天寶九載（750年）12月3日，計其撰寫墓誌時間當為天寶十載（751年）。是可補《全唐文》之不足。

### （九）崔巨

《新唐書·崔融傳》：「孫巨，右補闕，亦有文。」<sup>68</sup>《唐文拾遺》卷22收其〈大唐宣州刺史薛公碑〉一篇。小傳云：「巨字為式，大曆中右補闕、殿中侍御史。」<sup>69</sup>崔巨為碑文名家，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7跋其〈唐禹廟碑〉云：「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sup>70</sup>宋趙明誠《金石錄》卷7：「〈唐百家巖寺碑〉，崔巨撰，崔倚正書。天寶八載二月。」<sup>71</sup>宋陳思《寶刻叢編》卷15引《復齋碑錄》：「〈唐宣歙觀察使薛邕去思頌〉，唐崔巨撰，裴業分書，並篆額。大曆十四年八月五日立。」<sup>72</sup>又近年出土之〈唐故朝議郎使持節渠州諸軍事守渠州刺史仍知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緋魚袋崔君（異）墓誌銘并序〉，題「從父兄前左補闕崔巨撰」。<sup>73</sup>

<sup>64</sup>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等，《洛陽新獲墓誌續編》，117。

<sup>65</sup>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1610。

<sup>66</sup> 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218。

<sup>67</sup> 趙根喜、張建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千唐誌齋·壹》，上冊，219。

<sup>68</sup>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114，196。

<sup>69</sup> 【清】陸心源：《唐文拾遺》（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22，107。

<sup>70</sup>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1），卷140，2240。

<sup>71</sup> 【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卷7，121。《金石錄》尚載有崔巨〈唐永泰寺鐘銘〉（大曆元年）、〈唐絳州刺史李公德政碑〉（大曆2年）及〈唐禹廟碑〉（大曆3年）。

<sup>72</sup> 【宋】陳思：《寶刻叢編》、《叢書集成初編》，卷15，422。

<sup>73</sup> 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277。

## (十) 崔異

崔異為崔翹子，字給事。其墓誌近年出土，題為〈唐故朝議郎使持節渠州諸軍事守渠州刺史仍知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緋魚袋崔君墓誌銘并序〉。前述〈崔翹墓誌〉亦由「男異書」。又洛陽師範學院藏近年洛陽出土〈唐崔同妻盧談墓誌〉（天寶十載）（751年），由「夫之弟異書」。著名詩人元結〈別王佐卿序〉記載：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住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sup>74</sup>是崔異頗具文名，且與元結等文學家交好。

## (十一) 崔從

字子乂。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貞元初，擢進士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9年（814年），裴度為中丞，奏從為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改給事中。出為陝虢觀察使，入為尚書右丞。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出為鄜坊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寶曆2年（826年），充東都留守。大和3年（829年），入為戶部尚書，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4年（830年）又為淮南節度使，6年（832年）10月卒於鎮。《舊唐書》卷177、《新唐書》卷114有傳。崔從擅文，《全唐文》卷514收其〈請定舉放官私錢事宜狀〉一篇。又《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載〈唐故朝散大夫惠陵台令清河崔公（廩）墓誌銘〉，題署：「從父弟承議郎行尚書金部員外郎從撰。」<sup>75</sup>《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載有〈大唐河南府法曹參軍崔公（廩）夫人太原王氏（淑）墓誌銘并序〉，署：「清河崔從撰。」<sup>76</sup>

## (十二) 崔慎由

字敬止，崔從第二子。其〈自撰墓誌銘〉稱：「慎由始以習《左氏春秋》、《尚書》、《論語》、《孝經》、《爾雅》，隨明經試，獲第於有司。」<sup>77</sup>文宗大和2年撰賢良方正能

<sup>74</sup>楊家駱。《新校元次山集》（臺北市：世界書局，1984），卷8，121。

<sup>75</sup>趙根喜、張建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冊上，256。

<sup>76</sup>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293。

<sup>77</sup>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8），43。拓片載於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冊2，127。

直言極諫科，官至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唐書》卷177、《新唐書》卷114有傳。他之所以能入相，與其家世背景密切相關，這與他們的家世與仕途中特定的背景以及個人的才能都密切相關。他出身於官宦世家，其曾祖崔翹，官至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崔異，官至渠州刺史；其父崔從，官至淮南節度使；從兄崔能，官至嶺南節度使。崔慎由亦擅長於文學，宣宗〈授崔朗監修國史崔慎由集賢殿大學士制〉讚譽其學術文章：「學窮閭奧，文擅精華，辨理必造於事機，吐論同歸于根本。松筠挺色，莫畏嚴霜；雕鶚凌空，自有俊氣。」<sup>78</sup>慎由之文存世不多，僅從這篇新出土墓誌看，陳尚君言：

崔慎由於宣宗時入相，墓誌直白地敘述家世和歷官，不作任何地自許，後云：『效不焯于時，行不超於人，而入昇鈞台，出奉藩寄，備踐華顯，僅二十載，其為倖也，不亦久且甚耶。』（《全唐文補遺》第四輯）體類馮道的〈長樂老自敘〉，但無後者的自我誇耀，是較清醒官員的自敘。<sup>79</sup>

## 二、崔融的文學成就和地位

〈崔尚墓誌〉：「中書舍人、修國史、太常少卿兼知制誥、國子司業、上柱國、清河子、贈衛州刺史文公融，君之叔父也。」〈崔翹墓誌〉：「考中書舍人、通議大夫、太常少卿、國子司業、修國史、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融。」按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除司農少卿。因近張易之兄弟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舊唐書》卷94及《新唐書》卷114有傳。崔融著作，《舊唐書·經籍志》下：「《崔融集》四十卷。」<sup>80</sup>《新唐書·藝文志》二：「《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撰，劉知幾、吳兢刪正。」<sup>81</sup>同書《藝文志》四：「《崔融集》六十卷。」<sup>82</sup>與《舊唐書》所載不同。又《新唐書·藝文志》四：「崔融《寶圖贊》一卷。王起注。」<sup>83</sup>同卷：「《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sup>84</sup>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6：

<sup>78</sup>【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79，363。

<sup>79</sup>逢甲大學中文系。《六朝隋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4），712-713。

<sup>80</sup>【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47，2075。

<sup>81</sup>【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58，1471。

<sup>82</sup>同上註，卷60，1600。

<sup>83</sup>同上註，卷60，1617。

<sup>84</sup>同上註，卷60，1623。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右唐吳兢撰。初，神龍二年，詔武三思、魏元忠、祝欽明、徐彥伯、柳同（沖）、崔融、岑羲、徐堅撰錄，三十卷。開元四年，兢與知幾刊修成此書上之。起嗣聖改元甲申臨朝，止長安四年甲辰傳位，凡二十一年。<sup>85</sup>

同書卷20：

《珠英學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sup>86</sup>

崔融詩，《全唐詩》卷68收錄一卷，共18首。新出土陽潤撰〈唐故工部員外郎陽府君（修己）墓誌銘〉載與陽修己贈答詩云：「綠豪（毫□）欣有贈，白鳳恥非才。況乃相思夕，疑是夢中來。」<sup>87</sup>崔融文，《全唐文》卷217~220收錄四卷。《唐文拾遺》卷16補〈荷華帖〉一篇，《唐文續拾》卷2又補〈贈兵部尚書戶忠公神道碑并序〉一篇。新出土〈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戶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墓誌銘并序〉，撰者是初唐文學名家崔融。

《大唐新語》記載張說在玄宗朝回憶武則天文壇情況時說：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眾，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sup>88</sup>

說明李嶠、崔融等人的文章，在當時最有影響也是最適合時用的，達到「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的境地。

武后詩壇的一個重要文學群體，就是「文章四友」，為李嶠、蘇味道、崔融及杜審言。《新唐書·杜審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

<sup>85</sup>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6·216。

<sup>86</sup>同上註，卷20·1059。

<sup>87</sup>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247。

<sup>88</sup>【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卷8·130。

之亡，審言為服總云。」<sup>89</sup>文章四友都以文學才華被武后所招納，除了杜審言終於直學士以外，其他三人都曾為高級官僚，李嶠及蘇味道還曾拜相。從政治角度看，四人是武后權力中心的重要基礎與組成成分，從文學角度看，他們則是具新的時代精神與文化質素的宮廷文學的重要部分與典型體現。<sup>90</sup>

崔融身居高位，不僅在政治上受到武則天的器重，在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有所建樹。從理論上說，《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有「崔氏《新定詩體》」，同書東卷〈二十九種對〉又有「崔氏《唐朝新定詩格》」。日本人《半暇隨筆》云：「我大同中，釋空海遊學于唐，獲崔融《新唐詩格》等書而歸，後著作《文鏡秘府論》六卷。」學術界一般認為《唐朝新定詩格》與《新定詩體》為一書。其中有「十體」、「九對」、「文病」及「調聲」四個方面。<sup>91</sup>崔氏所言「十體」，反映了時人對詩歌形式、形體、風貌等特徵的認識。

(一) 形似體。形似體者，謂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難以粗測者是。詩云：「風花無定影，露竹有餘清。」又曰：「映浦樹疑浮，入雲峰似滅。」如此即形似之體也。

(二) 質氣體。質氣體者，謂有質骨而作志氣者是。詩曰：「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翻。雪覆白登道，冰塞黃河源。」此是質氣之體也。

(三) 情理體。情理體者，謂抒情以入理者是。詩曰：「游禽暮知返，行人獨未歸。」又云：「四鄰不相識，自然成掩扉。」此即情理之體也。

(四) 直置體。直置體者，謂直書其事，置之於句者是。詩曰：「馬銜苜蓿葉，劍瑩鶴膏。」又曰：「隱隱山分地，滄滄海接天。」此即是直置之體。

(五) 雕藻體。雕藻體者，謂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於妍麗，如絲彩之錯綜、金鐵之砥煉是。詩曰：「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又曰：「華志怯馳年，韶顏慘驚節。」此即是雕藻之體。

(六) 映帶體。映帶體者，謂以事意相愜，復而用之者是。詩曰：「露花疑濯錦，泉月似沉珠。」此意花似錦，月似珠，自昔通規矣。然蜀有濯錦川，漢有明珠浦，故特以為映帶。又曰：「侵雲蹀征騎，帶月倚雕弓。」「雲」、「騎」與「月」、「弓」是復用，此映帶之類。又曰：「舒桃臨遠騎，垂柳映連營。」

(七) 飛動體。飛動體者，謂詞若飛騰而動是。詩曰：「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又曰：「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流。」此即是飛動之體。

(八) 婉轉體。婉轉體者，謂屈曲其詞，婉轉成句是。詩曰：「歌前日照梁，舞處塵生襪。」又曰：「泛色松煙舉，凝花菊露滋。」此即婉轉之體。

<sup>89</sup>【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201，5736。

<sup>90</sup>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0），123。

<sup>91</sup>參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都有所論述。

(九) 清切體。清切體者，謂詞清而切者是。詩曰：「寒葭凝露色，落葉動秋聲。」又曰：「猿聲出峽斷，月彩落江寒。」此即是清切之體。

(十) 菁華體。菁華體者，謂得其精而忘其粗者是。詩曰：「青田未矯翰，丹穴欲乘風。」鶴生青田，鳳出丹穴。今只言青田，即可知鶴，指言丹穴，即可知鳳。此即是文典之菁華。又曰：「曲沼疏秋蓋，長林卷夏帷。」曲沼，池也。又曰：「積翠徹深潭，舒丹明淺瀨。」丹即霞，翠即煙也。今只言丹、翠，即可知煙霞之義。況近代之儒，情識不周於變通，即坐其危險，若茲人者，固未可與言。<sup>92</sup>

崔氏所說的「九對」，則為第一，切對；第二，雙聲對；第三，疊韻對；第四，字對；第五，聲對；第六，字側對；第七，切側對；第八，雙聲側對；第九，疊韻側對。文病則指第一，相類病；第二，不調病；第三，叢木病；第四，形跡病；第五，翻語病；第六，相濫病。調聲則本於沈約之，以指明「旁紐」與「紐聲雙聲」之病。這裡的「十體」、「九對」、「文病」、「調聲」等，乃是總結六朝至唐初詩體方面的規律，為時人寫詩提供典範的，也是上官儀「六對」、「八對」說之後，唐人在詩歌形體探索方面的重大發展。它突破了上官儀論詩僅限於對仗字句方面的琢磨，而擴展到了詩歌表現的全部。崔融的這種論詩方法，對後世影響很大，如《詩人玉屑》中的〈唐人句法〉一節，就是按照這種體例寫作的。

從實踐上看，崔融以其卓著的文學實績改變了當時的文學風氣。其詩歌創作，典麗而真切。他在武后時期曾經遭到兩度貶謫，第一次是久視元年（700年），第二次是長安4年（704年）。這種生活使得他的作品，除了形體的典麗之外，也較有真情實感。如〈留別杜審言並呈洛中舊遊〉：「斑鬢今為別，紅顏昨共遊。年年春不待，處處酒相留。駐馬西橋上，回車南陌頭。故人從此隔，風月坐悠悠。」<sup>93</sup>不僅全篇盡合格律，且不加雕飾，表現出淡逸的風格。其特徵符合他論詩中所言「十體」中的「清切體」。崔融對於律詩定型的貢獻，或在沈宋之上。

律體之完成，珠英學士輩實起關鍵作用。而宋子京獨歸功於沈宋，揆之史實，恐非允當。觀夫殘存之上官儀之《筆筭華梁》、元兢之《詩髓腦》及崔融之《新定詩體》，所討論者，在聲律及偶對二事，固知律詩之定型也，實經多人長時間之摸索研討，未可歸功為一、二人也。必欲探求至某人方定型，竊以為歸之沈宋，不若歸之崔融之為近似也。沈宋排律，時有失粘，崔氏則罕此弊。其為七律也，尤為明顯。<sup>94</sup>

<sup>92</sup> 弘法大師。《文鏡秘府論·十體》，《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盧盛江校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234-261；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109。

<sup>93</sup> 【清】曹寅：《全唐詩》，卷68，766。

<sup>94</sup> 周祖謨。〈武后時期之洛陽文學〉，《廈門大學學報》，1期（1991），69-72。

崔融之文章，最切時用，文筆華婉典麗，當時稱為「大手筆」。《舊唐書·崔融傳》稱：

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啟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sup>95</sup>

又云：「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sup>96</sup>

### 三、崔融一系與清河崔氏文學家族的關係

《新唐書·柳沖傳》載柳芳論氏族曰：

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sup>97</sup>

新出土崔泰之夫人〈唐故隴西郡夫人墓誌銘〉云：「崔李二門，皆自命氏已來，號為名族，婚姻絳冕，家諫詳焉。」<sup>98</sup>

崔氏作為文學世家，源遠流長，早在漢代開始，就是一脈傳承的。漢代的崔氏文學家有作品傳於今者，至少有五人：一是崔篆，篆有〈慰志賦〉，並著有《周易林》64篇。陸機〈遂志賦序〉稱「崔氏簡而有情」，即是對崔篆賦的評價；二是崔駰，其文傳世者計有〈反都賦〉、〈武賦〉、〈武都賦〉、〈七依〉、〈達旨〉、〈博徒論〉、〈酒箴〉等二十餘篇，並有殘詩五篇；三是崔瑗。其文存有〈南陽文學頌〉和〈七蘇〉等；四是崔琦。其文存有〈四皓頌〉、〈七蠲〉、〈外戚箴〉等；五是崔寔。其文存有〈大赦賦〉、〈達譏〉、〈政論〉及〈四時月令〉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崔氏士族之著者，政治家有崔亮、崔劼，史學家有崔鴻、崔光，而合政治、軍事、學術與文學於一體的崔氏高門當推崔浩一族。《魏書·崔浩傳》稱：「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崔浩才藝

<sup>95</sup>【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2996。

<sup>96</sup>同上註，卷94，3000。

<sup>97</sup>【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199，5677-5678。

<sup>98</sup>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唐隴西郡夫人墓誌銘〉，《千唐誌齋藏誌》，1008。

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sup>99</sup>作為北方高門士族，其七世祖崔林，曹魏時官至司空，封安陽亭侯。曾祖崔悅，後趙石虎時官司徒右長史。祖崔潛，後燕時為黃門侍郎。父崔宏，北魏時官至吏部尚書，賜爵白馬公。

崔氏作為山東士族的著姓，在唐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文學方面，崔氏一族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明人胡應麟曾說：「唐著姓若崔、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崔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為甲族，其盛遂與唐終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幹為第一。嗣後達官肱仕，史不絕書，而能詩之士彌眾，他姓遠弗如也。」、「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sup>100</sup>

對於中古崔氏世族的研究，夏炎先生的《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是目前所見較為系統的專門論著，其論述清河崔氏云：

隋唐時期清河崔氏家學的學術傳統，在延續經學主體地位的同時，在禮學、章句訓詁、文學等方面亦表現得十分突出。可見，由於隋唐時期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文化氛圍活躍，思想相對解放，清河崔氏的家學傳統也隨之發生了一系列轉變，呈現出全方位、多視域的特點。特別是在文學方面，隨著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逐漸成為入仕重要途徑，清河崔氏家族的傳統經學教育受到了一定的衝擊。當時，「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文學素質的培養成為家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重文辭、輕經術教育方針指導下，清河崔氏大部分成員借此入仕，一些人已在當時的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標誌著家族主體學術傳統由經學向文學的轉化。<sup>101</sup>

又論述崔融一系云：

從總體上看，崔異一支從崔融算起，共九世，60人，有任宦記載者38人。自崔融以下六代成員在主體上始終保持中、上級的任宦水準，時間貫穿整個唐代。昭宗宰相崔胤敗亡，標誌該支煊赫地位結束。因此，崔異一支屬於入唐「全盛」型。<sup>102</sup>

<sup>99</sup>【北齊】魏收：《魏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卷35，807、827。

<sup>100</sup>【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3，174。

<sup>101</sup>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328。

<sup>102</sup>同上註，175。夏炎先生撰寫該書時，崔尚及崔翹墓誌尚未公之於世，因而對崔融一支官歷的考證時，頗多簡略之處。這兩方墓誌的出土，對於研究唐代清河崔氏的政治與文學，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夏炎的這些論述，總體上是符合清河崔氏世族在唐代的傳承實際的。

在崔氏世族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崔融一系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作為文學世家與有唐一代三百年的朝運相始終。其先世崔君實，是由隋入唐之人，以文學聞名，有文集10卷傳世。君實子崔懸解，亦有文名，並著有文集5卷。崔氏至崔融這一代，是文名最盛的時期。崔谷神頗有才華，考中制舉，亦有文集3卷。崔融更是才華卓異之人，頗受中宗與武后的器重，以至於撰寫〈武后哀冊〉時用思太苦，絕筆而死。崔融之子崔禹錫也文學傳家。這時的崔融一族，顯赫於天下。〈崔尚墓誌〉所言：

中書舍人、修國史、太常少卿兼知制誥、國子司業、上柱國、清河子、贈衛州刺史文公融，君之叔父也。公子中書舍人、知制誥、贈定州刺史貞公禹錫，君之從父兄也。美賢間出，卿長相慚，清風激於百代，盛德流于四海，志有之。崔為文宗，世擅雕龍，此也。

〈崔翹墓誌〉亦稱：

考中書舍人、通議大夫、太常少卿、國子司業、修國史、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融。文學忠信，衣冠禮樂，名香德美，四海一門，克生我公，光照前烈。

延及谷神之子崔尚，也能傳家聲，故而早年作文，就受到文壇宗主張說的褒獎及大詩人杜審言、劉憲、沈佺期等人的讚譽：

君國子進士高第，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在考功員外時，深加賞歎。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校理無闕，魚魯則分。作〈初入著作局〉詩十韻，深為文公所賞。時有知音京兆杜審言、中山劉憲、吳興沈佺期讚美焉。

崔融之子崔翹才華早著，即〈崔翹墓誌〉所謂：「四歲敏嘲詠，七歲善隸書，八歲工文章，遂窮覽載籍。十四明經高第，十六拔萃甲科」。入官以後，與其兄弟崔禹錫、崔尚齊名，頗振家聲，故〈崔翹墓誌〉云：「先是公之元兄貞公禹錫為禮部郎，及遷中書舍人，公乃繼入郎署。時從父兄尚為右史，皆盛德美才，齊加朱紱，時人謂為三張兄弟，榮耀當時。」崔翹「扈從祠汾陰後土。時肆赦海內，公述制立就，朝以為能，於是遞相傳寫。帝用嘉之，乃命為中書舍人、知制誥。」至此，崔氏已成為真正的文學世家，即〈崔翹墓誌〉所言：

昔我烈孝文公以春官郎中獨知制誥，昔我元兄貞公以禮部員外郎兼知制誥，今我公能濟其美，不隕其名，君子謂崔氏盡善矣。文宗不其然乎！昔劉向父子續司篇籍，馮立元季繼膺刺舉，猶為美談，況我清切禁垣，代掌書命，父子兄弟，一門為榮，萬古獨絕。

惟公讀聖人之書，行先王之道，三葉掌誥，一家工文，代宗學府，人稱墨妙。高風雅望，四海具瞻，逸韻清詞，一時特絕，斯可謂文學矣。

崔翹後世亦多善文者，崔巨、崔從及崔安潛都有詩文傳世。崔從之子崔慎由，為晚唐著名的宰相，亦以儒學與文學傳家，「繼美德門，承家貴位，縉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多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廷譽甚高」。<sup>103</sup>慎由之弟崔安潛，其子崔胤，其伯父崔能，崔能子崔彥曾等，都在晚唐的政壇和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現在隨著新出土墓誌的不斷增多，本來擅長於詩文而沒有作品傳世的，也會被不斷發現，如崔至就是如此。因此，透過崔尚、崔翹墓誌，從士族與家族的層面，勾勒出崔氏一系在唐代的文學傳承情況，或許會對唐代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 柒、結語

新世紀以來，文學家族研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和熱點，但以新出土碑誌為主要依據而展開家族研究的成果卻較為少見。研究者近年來從事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就是以新出石刻為依據，進行唐代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的研究，大體上分綜合和個案兩方面進行考察。這樣的研究，充分挖掘新出石刻特別是墓誌當中有關家族文學的資料，以作為研究基礎。就來源而言，新出石刻既具有本源性，又長期保存於地下，未受歷史上文獻轉錄的影響，從而較好地保持了獨立性；就價值而言，新出石刻是在傳統的文獻材料之外獨立形成的，對於傳世文獻，它們具有相互印證甚至是正本清源的價值。因而嘗試將新出石刻用於唐代文學與家族關係研究，較傳統的家族或文學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創新優勢。同時，以新出石刻為基礎，以重要文學家族為切入點，以文學發展為指歸，關涉地緣、黨爭、科舉、婚姻等諸多方面而考察唐代文學的生態環境，是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本文則是個案研究的嘗試。

新出土文獻之中，崔氏家族墓誌頗多，其中不少是對於崔氏家族文學情況的記載，僅詩

<sup>103</sup>【唐】唐宣宗：〈授崔慎由劍南東川節度使制〉，《全唐文》，【清】董誥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80，365。

人墓誌就有七方，這是研究唐代崔氏家族文學情況的核心載體。崔氏家族房支眾多，為了論題的集中起見，本文選取了崔融一系作研究中心，結合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以研究崔氏家族在唐代的文學傳承。

新出土的詩人碑誌當中，集中展示崔融一族的文學實績者主要是崔尚、崔翹、崔安潛三方墓誌。〈崔尚墓誌〉記載了崔尚的作詩情況，崔尚在當時文壇具有廣泛的交遊圈，且所與交遊之人，不少是兼有政治人物與文學人物的雙重身分，這對他的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但他傳世的詩文極少，故而墓誌對於重新認識他的文學地位也具有重要作用。不僅如此，杜甫〈壯遊〉詩有「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之語，說明崔尚是杜甫的師長輩，因而這一方新出墓誌也有助於大詩人杜甫的研究。與崔尚相比，崔翹留下的詩文更少，在墓誌沒有出土之前，他真正的文學地位，並沒有全面的表現。墓誌的出土，提供了認識崔翹文學地位的新材料。從墓誌與現存作品考察，崔翹的文學地位主要表現在改變官場文風和展現詩歌實績兩個方面。崔安潛是唐末重要的政治人物，故而傳世文獻的記載都以其政治活動為多，對於文學情況記載甚少。因此，有關他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只能以新出土墓誌為中心，再進一步鉤稽他書的材料以加以綜合探討。他詩文兼擅，位望隆盛，對文壇具有一定影響，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以上三位新出土的崔氏詩人墓誌，正好處於盛唐、中唐和晚唐三個時期，很有代表性和典範意義。

以新出土墓誌為契機，本文在對崔融家族文學人物綜合考證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崔氏家族作為文學世家的淵源和崔融一族的文學情況。崔氏作為文學世家，源遠流長，早在漢代開始，就是一脈傳承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崔氏士族之著者頗多，而合政治、軍事、學術與文學於一體的崔氏高門當推崔浩一族，作為山東著姓的崔氏成為中古以後的強宗大族。崔氏家族文學的發展進程，崔融一系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唐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臻於「風化天下，文體一變」的境地。新出土的崔尚、崔翹、崔安潛等墓誌，包含著崔融文學家族傳承的不少信息，提供了崔融一族作為文學家族的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崔氏家族作為文學世家與有唐一代三百年的朝運相始終。其先世崔君實，是由隋入唐之人，以文學聞名。君實子崔懸解，亦有文名。崔氏至崔融這一代，是文名最盛的時期。崔融更是才華卓異之人，頗受中宗與武后的器重；崔融之子崔禹錫也文學傳家；這時的崔融一族，文學忠信都顯赫於天下；延及崔尚，也能傳家聲，故而早年作文，就受到文壇宗主張說的褒獎及大詩人杜審言、劉憲、沈佺期等人的讚譽。崔融之子崔翹才華早著，入官以後，與其兄弟崔禹錫、崔尚齊名，頗振家聲，至此，崔氏已成為真正的文學世家。崔翹後世亦多善文者，崔巨、崔從都有詩文傳世。崔從之子崔慎由，為晚唐著名的宰相，亦以儒學與文學傳家，慎由之弟崔安潛，其子崔胤，其伯父崔能，崔能子崔彥曾等，都在晚唐的政壇和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透過新出土的崔尚、崔翹、崔安潛等崔氏家族人物的墓誌，與傳世文獻進行比照參證，從士族與家族的層面，勾勒出崔氏一系在唐代的文學傳承情況，或許會對唐代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

迪作用。

## 誌謝

本論文承蒙「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0BZW02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09YJA751077）；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09CGZW002Z）」補助，特予致謝。

2012年5月20日，在「氣候·環境與文明——第十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交流本論文，廖美玉教授在綜合評議的基礎上重點提出有關崔安潛的修改意見，宋德喜教授提出有關崔氏世系的修改意見，王基倫教授作了總體指導和評價，在此表示誠摯感謝。

## 參考文獻

- 【唐】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市：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 【唐】林寶：《元和姓纂》（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卷7，1054。
- 【唐】唐宣宗：〈授崔慎由劍南東川節度使制〉，《全唐文》，【清】董誥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80，365。
- 【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卷8，130。
-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卷35，807，827。
- 【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卷645，7728。
-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宋】計有功：〈崔尚〉，《唐詩紀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4，210。
- 【宋】陳思：《寶刻叢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 【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卷7，121。
-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1），卷140，2240。
-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3，174。
- 【明】都穆：《金薤琳琅》（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5，316-318。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卷16，1438。
- 【清】曹寅：《全唐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
- 【清】陸心源：《唐文拾遺》（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22，107。
- 【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27，161-162。
- 弘法大師。《文鏡秘府論·十體》，《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盧盛江校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234-261。
-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4），64。

-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8），63。
-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六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9），203-205。
- 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2006），293，311，323，354。
- 佟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9，396。
- 周祖譔。〈武后時期之洛陽文學〉，《廈門大學學報》，1期（1991），69-72。
-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76-1277，1610，1721，1999，2534-2535。
- 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卷4，153。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藏誌》（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9），630，1008。
-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新獲墓誌》（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6），128，131。
-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唐崔元略夫婦合葬墓〉，《文物》，2期（2005），55-56。
-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等。《洛陽新獲墓誌續編》（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8），85，117。
- 郁賢皓。〈鄭州〉，《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卷53，690-691。
- 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75，328。
-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書法叢刊編輯部。〈拿雲館美術博物館墓誌選〉，《書法叢刊》，2期（2006），51。
-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0），123。
- 逢甲大學中文系。《六朝隋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4），712-713。
- 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 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334-345。
- 楊家駱。《新校元次山集》（臺北市：世界書局，1984），卷8，121。
- 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218。
-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114，147。
- 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414，506-507，584，1078。
- 趙振華。〈洛陽新出唐代墓誌三題〉，載於《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中國文物研究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冊上，270-272。

趙根喜、張建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北京市：文物出版社，2008），冊上，196-197，219，256，265。

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247，277。

劉健。〈唐閩州奉國縣令鄭融墓誌考釋〉，《書法叢刊》，4期（2003），44。

羅振玉（主編）。〈崔沔墓誌跋〉，載於《貞松老人遺稿·松翁未焚稿》，《羅雪堂合集》（杭州市：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第三函，26。

# A Study on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and the Ts'ui Literary Family in the Tang Dynasty—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Ts'ui Rong Family Line in Qinghe

Ke-Xian 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Professor

## Abstract

The Ts'ui family was a famous family in the Tang Dynasty.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y possessed literary talent, and the Ts'ui were known as a literary family. Recently discovered documents contain many Ts'ui epitaphs. There are seven poet epitaphs, including the "Ts'ui Shang epitaph," "Ts'ui Qiao epitaph," "Ts'ui Yuanlue epitaph," "Ts'ui Taizhi epitaph," "Ts'ui Mian epitaph," "Ts'ui Bei epitaph," and the "Ts'ui Anqian epitaph." The epitaphs have substantial value for researching Tang Dynasty Ts'ui family literary heritage. These epitaph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family lines. The Ts'ui Rong family line includes Ts'ui Shang, Ts'ui Qiao, and Ts'ui Anqian and represent the southern Ts'ui family line. Ts'ui Taizhi and Ts'ui Bei belong to the same line, which represents the Xuzhou Yanling line of the Ts'ui family. Ts'ui Yuanlue belongs to the major Boling line and Ts'ui Mian belongs to the secondary Boling lin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s'ui Rong line, analyzing five aspects: 1. The excavation of the Ts'ui family poet epitaphs; 2.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s'ui Shang; 3.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s'ui Qiao; 4.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s'ui Anqian; and 5. the heritage of the Ts'ui Rong literary fami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literary Ts'ui Rong family lin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s'ui literary family of Qinghe.

**Keywords:** literary family, Tang Dynasty, Ts'ui,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